

境界而後可。當然，進程中的礁岩是無限多，達到最後目的的時間也無限長，但是，方向是不變的。第二是我國傳統的經濟原則：「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用恆足矣。」是顛撲不磨的真理。不論追隨正統派的思想或凱因斯的原則，生產與消費必須符合，否則即如美國之富，英國之工業基礎，亦不免於遭遇困難。第三是人類追求幸福天性之不可泯滅，即使無所不用其極的「政治掛帥」手段，仍無法使人民消失其反抗的心理，放棄其反抗的行動。第四、市場價格制度與中央計劃制度宜於並行，纔能達到至善之境。完全依賴自然調節的市場價格制度每每失於迂緩，造成浪費，而且養成壟斷投機；完全的中央計劃制每每違背經濟原則，降低效率，造成更大浪費。第五、過度的個人主義形成國家尾大不掉的病態，難以採取和貫徹有利於國家的經濟政策；「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精神纔能够健全全體，並使個體在全體中享受其一部份利益。第六、盲目追求生產力和生產量的時代已經過去，人類真正的生活必須寄託於人類生存要求之全面發展，而不完全依賴於商品。經濟的含義恐亦必須有所改變。

十年來東南亞國家國際關係之演變

羅石圃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是東南亞多事之秋，其根本因素，則在於匪俄關係的變化——共匪向此一地區輸出戰爭，以驅美亦即排俄為目標。蘇俄則一面聯美制匪，以和平路線而拉攏非共國家與其建交；同時軍援北越及其附庸對美作戰，以爭取共黨陣營的領導權，兩面兼顧，已使其勢力伸展于此一地區鐵幕內外。十年來東南亞國家國際關係的演變，都是以共匪輸出戰爭為重心。而一九六〇年，匪緬訂結友好條約——使滇邊反共軍撤退，任共匪在緬寮得以開闢輸出戰爭的總口，又是形成整個東南亞變化的關鍵。如果前車可鑑，當前受北平笑臉迷惑的，須小心禍國而嫁禍鄰邦。

一 匪緬關係的蜜月時代

一九六〇年一月廿日，緬甸聯邦總理尼溫訪問北平，于一月廿八日，簽訂「匪緬邊界問題協議」，及「友好互不侵犯條約」——規定雙方不參加針對另一方的軍事同盟。十月一日，簽訂正式「邊界條約」——共匪割讓五萬五千餘方公里土地，和猛茆三角地及爐坊銀鑛權給予緬甸。

十年來東南亞國家國際關係之演變

以上六點雖不能稱爲今後發展的指導原則，當已爲今後的趨勢劃出粗略的輪廓。

註一·見 "The McGraw-Hill Dictionary of Modern Economics" 第三一七頁。註二·參考·(一)一九七〇年七月 "OECD Economic Outlook" ·(二) Richard N. Gardner 編 "The Global Partnership" 第二三一頁 ·(三) 同註一第六六頁。註三·見 Welter M. Kotschnitz 所撰 "The United Nations as an Instrument of Economic Social Development" 一文，刊於 "The Global Partnership"。註四·見世界銀行一九六八年九月三十日印行之 "Address to the Board of Governors"，By Robert S. McNamara。註五·參考五十五年四月十日，問題與研究第五卷第七期 所刊呂律撰「蘇俄七年計劃執行的真象」及六十年三月同刊物十卷六期所刊 呂律撰「論蘇俄第八個五年計劃執行結果」等二文。註六·參考(一)六十年八月十日刊行之問題與研究第十卷第十一期所載拙作：「歐洲共同市場的發展及其影響」一文。(二)一九七一年七月號聯合國統計月報。

一九六一年十月一日，匪緬雙方再簽訂「經濟技術合作協定」——由共

匪無息貸款三千萬英鎊予緬，用于雙方同意的建設，同時簽訂「邊界治安安全協定」密約，規定雙方軍民友好往還，可以越入對方邊境五十哩。這是匪緬關係的蜜月時期，一時仰光與北平之間冠蓋往來不絕，而雲南與緬北各邦，雙方軍民的往來更是絡繹不絕，已經超過了任何國家。共匪何以對緬甸在割地喪權以外又不惜給予無息貸款？由于此一時期，

西藏抗暴軍風起雲湧，匪印關係惡化，邊界衝突迭起，蘇俄與美英一致支持印度，莫斯科既有意爭取仰光，東約組織亦有促使緬甸加入的可能（註一）。當時北越正在和平建設，由於來自莫斯科的經援與年俱增，其影響力已漸有壓倒北平之勢（註二），而寮國在堅決反共的右派執政下，使寮共頭目蘇法努馮及其兩營武裝均被禁于永珍（註三），如果仰光再親美俄，北平在南面即已斷絕出路。這是它不得不爭取緬甸的原因之一。

滇緬寮接壤地區反共游擊武裝，自共匪竊據西南時即已興起。由於分佈在此一帶邊界山區的居民均為少數民族，天性驕悍保守，一向對殘暴而強制其改變傳統文化習俗的邊吏，無不羣起武裝反抗，且以他們的族人分佈在國境線內外，一聞同族與師，在界外的人無不聲援響應。歷代對此一地區的邊患均難以武力平定，因為地勢險阻，氣候惡劣，兼以補給困難，實犯兵家之大忌，故祇有以安撫羈縻，聽任他們自由自治。共匪既不能不將其殘酷統治施行于這一帶少數民族地區，以便深垂鐵幕，而山地居民自亦無法接受共匪虐政，以致形成反共武裝基地而被稱為匪為政權的毒瘤，始終無法操刀一割。

一九五二年，共匪曾以威脅利誘使仰光政府向聯合國控訴我政府侵緬，致有滇邊反共軍六千餘人撤來台灣。但不久此一地區又有反共軍興起。至六〇年代，其聲勢已與西藏抗暴軍相連，東至于寮越邊境，均為他們的活動地區。匪軍既不敢深入邊荒，對緬、寮各國共黨的支援道路自亦無法通達，以致此一到處都是原始森林的國境線，本來在北平南侵計劃中是視為輸出戰爭的港口，不料反而成為反共游擊基地，將反共戰爭由此一地帶輸入鐵幕以內，所以祇有割地喪權，藉雙方以武裝部隊護送劃界人員而對反共軍展開兩面夾擊，用以開闢它輸出戰爭的港口。這是它籠絡緬甸的另一原因。（註四）

二 脅迫北越發動寮戰

滇緬分界線計分四段：第一段——自康藏至尖高山；第二段——自尖高山至南丁河；第三段——自南丁河至南板河；第四段——由南板河至寮國。其中第二段至第四段，在光緒年間即已劃定，第三段界址，于民國卅年六月十八日劃清，祇有第一段尚未勘劃。所有已劃定的地區，界線分明，立有石碑，並有中英雙方換文附圖存記。（註五）這說明匪緬劃界除第一段須派員勘

定而外，其餘三段均無須勞動。但它劃界的目的既在夾擊邊區反共游擊隊，所以在一九六〇年十月一日將「邊界條約」換文後，迅即出動大部隊向滇緬邊界全線出動展開掃蕩；不久，又根據「邊界治安安全協定」，將部隊推入緬境，以致一九六一年滇緬邊區反共游擊隊再度撤入台灣。

滇、緬、寮邊區反共武裝是一體的，鄰近緬邊的部隊既無法立足，鄰接寮北的部隊自然孤立無援而不得不隨同撤離。此一期間，寮共被禁于永珍的兩營武裝部隊已竄回老巢風沙里地區，正遭到永珍部隊的追擊。共匪乘滇緬寮邊區反共部隊撤離的機會，迅即將它營養的寮共頭目波發（Khammouane Boupha）所率的部隊送入寮北，以與兩營殘兵會合，同時開闢補給路線予以大量支援，北越的援助亦接踵而進入寮境，寮國戰局從此擴大，永珍傘兵的叛變，以至南他、猛信棄守，都是由此開端。

寮共武裝本有由共匪與越盟分別培養而成的兩股，前者是以鄰接雲南的風沙里和猛信、南他為基地；後者則活動于桑怒、川壩地區。一九五八年八月，永珍政府由培·沙凡尼功接替溥瑪組閣，一面採取親美外交接受美國軍援裝備皇家部隊；同時應允給予寮共部隊同樣裝備而誘入永珍加以禁錮，使其老巢的民衆由於得到政府資助而組成民衆反共自衛武裝，迫使寮共留駐的部隊不得不分別逃入匪區或北越，共匪迅即予以補充裝備，並將滇邊與寮國同族的青年編入其部隊而加強戰力。（註六）

當滇邊反共軍撤離，共匪將寮共波發部隊護送入寮發動戰爭時，北越之所以立即派兵入寮響應，乃由於胡志明自組織越共以來，一直視法屬印支三邦為其復國後的領土，所謂寮共、柬共，不過是越共的肢體，其核心無不由越共嚴密控制。（註七）對共匪支援其一手營養的寮共武裝入寮發動大戰，假如河內袖手旁觀，則寮共領導權必為北平所操縱，而陷北越于共匪勢力包圍圈中。

共匪的基本目標，原不在與北越爭取對寮共的領導權；乃在誘迫河內跟從其武裝暴力路線為它加工輸出戰爭，以便疏遠蘇俄而放棄和平路線。由于此一期間的北越，親匪派領袖長征已因抄襲共匪農業建設失敗，其第一書記的職權已由親俄派的黎笏所替代，在大力從事工業建設的前題下，來自莫斯科及東歐的援助已逐漸超過北平。在匪俄「武鬥」與「和平」路線的公開爭執中，河內顯然有追隨蘇俄和平路線的趨向。（註八）到北越出兵入寮參戰，

正是進入了北平的圈套，自然樂于將它豢養的寮共部隊交由北越統一指揮，其補給支援，也都透過河內。

這是北越讓共匪牽着鼻子替它向東南亞輸出戰爭加工的開始，也是一九五四年河內政權建立後，由逐步傾向蘇俄再轉向共匪的轉捩點，其關鍵又在於匪緬關係的改變為北平開啓了輸出戰爭的大門。在車里經過多年豢養的泰共，也經由北越和寮共軍的接力護送，同時進入了與寮、柬接壤的泰國東北地區。一九六一年一月，曼谷政府開始派遣軍警進剿東北共黨，沙立元帥且親赴戰地指示剿共機宜，並指出這些叛徒的首要份子，都是從匪區經由寮國而來。（註九）

三 美俄匪越（北）關係的轉變

一九六一年六月三日，美國總統甘迺迪和蘇俄部長會議主席黑魯曉夫在維也納會議，如何結束寮國的戰爭以作實現和平共存的起點？便是雙方討論的主題之一。一九六二年七月日內瓦會議的重開，顯示美俄所討論的寮國和平問題已見諸行動，到同月廿三日，十四國保證寮國中立的條約簽字，在永珍成立左、右、中三派聯合政府，更說明蘇俄通過和平中立過渡以達到東南亞國家「解放」的理論，已在寮國開始實現，並且獲得了美國的默許，這已無異暗示北平：美俄在阻止它向此一地區輸出戰爭，是採取聯合封鎖的立場。

日內瓦協議簽字後的六十天內，美國遵照規定將其全部的六六五名軍事人員及裝備一律撤退，但北越和共匪祇撤退了兩卡車的醫療人員。（註十）這不僅顯示共匪將在此重燃戰火，更表明北越將追隨北平「武鬥」戰線，以破壞美俄聯合安排的寮國中立和平。一九六三年五月，蘇俄支持的寮國中立派部隊司令康列被刺，永珍聯合政府總理——中立派領袖薄瑪且明白指出這是出於河內的陰謀，從此寮越共發動戰爭的目標並非右派部隊防地，而是中立軍的防區。寮越共軍已聽命北平以驅逐蘇俄在寮勢力的目標已十分顯明。（註十一）

北平利用河內為它加工輸出戰爭，在寮國，不過是此一計劃的開端——也是先開闢一個輸出戰爭的港口，再經由此一口岸輸入各國，使到處都發生叛亂戰爭。泰國的戰火即已在寮戰期間同時點燃。永珍三派聯合政府成立後

十年來東南亞國家國際關係之演變

，北平又得以在寮國設立大使館，派遣出生馬來亞經過南洋共黨訓練、再潛入泰國、藉中文補習教師吸收泰華青年加入泰共的劉春為駐寮大使；這一方面是為了支援泰共叛亂，同時也在為馬共死灰復燃而開關支援道路，且可與其駐金邊使館相互策應。

自一九五八年七月匪柬建交後，共匪派駐金邊的共有四百餘人，以致一般人認為這是共匪赤化東南亞的前進指揮所，（註十二）不過它的工作重點，仍在對越南與柬埔寨共黨的聯絡指揮。一九六一年元月卅日，「南越民族解放陣線」宣告成立，便是由於越共在共匪駐金邊人員的鼓動與支援下而發出的戰爭訊號。北越對南越的重視自然遠非寮國所可比並，到越共在共匪支援下已點燃戰火，它更是義無反顧不得不一肩担起戰爭的任務。否則南越赤化後，連寮、柬都成了共匪的勢力範圍，使它在包圍圈內，蘇俄的援助亦不得其門而入。

當一九六二年二次日內瓦會議結束，寮共已得到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的戰果後，越共既急求擴大戰爭，共匪又以在永珍與金邊獲得兩大支援據點，接濟越共作戰更加便利，河內為形勢所迫，祇有走共匪的武鬥路線。所以一九六二年十月，共匪邀請「南越民族解放陣線」總書記阮文孝訪問北平後，即有一九六三年五月劉少奇訪問河內，與胡志明發表聯合聲明：反對修正主義，積極支援越共加強對東南亞「暴力革命」，以實現東南亞民族「解放」。（註十三）

這是越南戰爭擴大的訊號，也是北越公開表示親匪疏俄——願意為北平加工向東南亞輸出戰爭的開端，從此，越戰日益昇高，美國的介入也與日俱增。蘇俄在河內甘作北平武裝與侵略的鷹犬情勢下，寮國的親俄中立部隊既被親匪派的寮共嚙割吞噬；而黑魯曉夫于一九六〇年訪問印尼後，苦心孤詣不惜大量投下的資本，也因北平成功地拉攏印共以左右蘇卡諾，迫使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宣佈退出聯合國，表示將成立「北平、雅加達」軸心而付諸東流。這是一九六五年印尼「九卅」事件以前的形勢。

四 挑撥施亞努與美泰越（南）化友為敵

從一九六〇年一月廿日緬總理尼溫訪問北平開始，至一九六五年九月卅日印(尼)共發動政變失敗為止，這一期間，共匪在東南亞鐵幕內外，無論是明槍暗箭，無不得心應手，使蘇俄祇有退避三舍，美國忙于招架，防不勝防。以致蘇俄唯有慫恿美國擴大印支戰爭，俾將戰火延及大陸；美國亦盼望蘇俄對共匪予以武裝打擊，以迫使其不得不在印支縮手。所以在黑魯曉夫執政時代的蘇俄與美國的關係，因此而日益親暱。

當時共匪在東南亞雖僅與緬甸、寮國、柬埔寨、印尼四國建有外交關係，但由于它對此四國的充份利用，已使此一地區所有國家的國際關係，無不受到其挑撥的影響，其內部的共黨叛亂，更完全由北平指揮操縱。它一方面藉其外交特權指揮支援和它建有邦交國家的共黨展開顛覆叛亂，他方面又挑撥起這些國家與鄰邦的世仇新恨，聽任北平和河內以其國土為支援鄰邦共黨叛亂的通道和基地。

從一九六二年開始，柬埔寨即與近鄰的越南和泰國不斷發生爭端。在歷史上東國極盛的安哥王朝時代，既曾經使越泰兩國成為其藩屬，但當法國勢力進入印支三邦以前，東國又是由越泰平分的屬邦(註十四)，使彼此之間歷史上的恩仇與地理上的疆界糾紛，一經挑撥，隨時隨地都可能爆發戰爭。雖泰越兩國當軸都因赤氛進逼，為了並肩抵抗當前大敵，無暇計及舊怨新讎；但施亞努對西貢和曼谷所得到的美援遠較他所得到的超出太多，因而發生嫉嫉與怨恨，共匪便針對他此種心理以促成他對華府與西貢及曼谷關係的惡化。

施亞努外交左轉，本是抄襲尼赫魯與蘇卡諾的故技，企圖藉匪俄以要脅美國以左右逢源，但越南和泰國則因他以國土供作匪越支援兩國共黨叛亂的通道，實感有苦難言，於是相互都不許其貨物轉口而給予薄懲。由於當時東國磅遜港尚未開關，其進出口貨物都須分由西貢及曼谷轉運，這就更激怒施亞努，除不斷在邊境向兩國以武裝挑釁而外，且公然聽任越共在東邊收購糧食並建立庇護所；對泰國則為柏威限(PRAH VIHAR)古寺爭端而出兵佔領，演成劍拔弩張情勢，用以分散泰國在東北剿共的兵力。

一九六二年九月廿七日，柬外長森巴在聯合國提出警告：聲稱東國政府於必要時將向匪俄尋求援助，用以抵抗來自鄰邦泰、越(南)的攻擊。他接着猛烈抨擊美國給泰越兩國大量軍援，但又拒絕予東以具體的援助。並指出

泰國與越南是假借對抗共黨叛亂之名，其實是將美國軍援用以侵略東國。(註十五)這些指摘由於泰越兩國剿共戰爭的烽煙日亟，大家都瞭解斷非藉剿共之名而獲得軍援。至於兩國因東邊已成爲共軍的補給通道與庇護所，在追擊共軍時自難免不波及東邊，這便是他指摘兩國侵柬的藉口。

施亞努要求美國軍援擴大裝備束軍，其目的在襲擊泰越兩國邊境軍警，此即等於與兩國共軍展開夾擊，美國既勢所不能，泰越兩國更不能容許。經過共匪的挑撥，因而在一九六三年拒受美援，雙方都撤回大使，從此柬埔寨更進一步供共軍利用作爲侵入越南與泰國的基地，最後且與北越建交，承認越共，完全站在北平的立場，與自由鄰邦泰越兩國則早已斷交而演成武裝對峙的情勢。這是北平在六十年代第一階段對柬埔寨利用的收穫。

五 對印尼及緬寮的利用

蘇卡諾執政時代的印尼，是與美、匪、俄三方面都建有邦交的，莫斯科和華府對此一位居兩洋三洲鎖鑰國家所投下的資金，不知較北平多出若干倍，其獨立後廿年所得的廿億外援中，美國與西方國家佔三分之二。(註十六)至於莫斯科對印尼的援助，單就一九六〇年二月黑魯曉夫訪問雅加達以後來說：除訪問的當時，給予一億盧布的新貸款而外，同年六月，俄國防部長馬林諾夫訪印，又簽訂購買軍火協定，次年五月再訂軍援協定；至一九六三年三月，又援助印尼在那圖島建立海軍基地，且以鉅款爲其建立大運動場以主辦亞運。這都是北平所望塵莫及的。(註十七)

然而共匪竟使蘇卡諾退出聯合國，聲明將成立「雅加達——北平軸心」，顯然是既反美又排俄。這由於於美、俄都祇注意於收買蘇卡諾，共匪則成功地拉攏了印共。一九六三年三月，印共頭目艾地給予北平一封支持反對「修正主義」的信，八月間，他訪問北平時，更公開表示印共在匪俄的爭執中堅決站在共匪一邊。蘇卡諾一向是藉印共以平衡陸軍力量，印共在此一期間則以對蘇卡諾狂捧而使陸軍將領逐漸失勢，遂形成了印尼與北平的蜜月時期。(註十八)

共匪深知蘇卡諾對外具有極大的野心。所以當馬來亞與英屬婆羅洲領土砂朥越等地決定組成馬來西亞時，他由堅決反對而準備以武裝佔領，共匪則

支援他訓練裝備空降部隊而以印共主持其事，撇開國防軍事系統，其實北平與印共的陰謀，乃在武裝印共以奪取整個軍權而使印尼赤化。（註十八）於是導致印馬交惡，菲律賓亦不承認大馬。據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八日芝加哥太陽時報透露，北平與蘇卡諾秘密協議：雙方同意使用游擊戰以驅逐英美在東南亞勢力，然後瓜分此一地區；印支三邦及泰、緬劃歸共匪，馬、非則歸屬印尼。此一夢想，便是北平利用蘇卡諾為它在馬放火而自焚的麻醉劑。

在緬甸和寮國，北平是一面以斡旋和談而討好其政府，同時讓共黨借和談的機會重整武裝並接受其支援以擴大叛亂，再藉共黨佔領區以建立對其鄰邦共黨武裝的補給線；泰共和泰馬邊區的馬共，都是經由寮、緬而得到來自雲南支援的。

六 越戰使匪全盤皆輸給蘇俄

一九六五年九月卅日印共政變失敗，使印尼羣衆掀起反共反匪的狂潮，以致着中止對匪外交關係。一九六七年六月，仰光發生羣衆反匪暴亂，圍攻匪僑使館，刺死其接洽專家劉逸，匪緬關係亦告凍結。接着施亞努揭發共匪在柬陰謀：指出軍經援祇口惠而實不至，且以武器援助束共及策動「文化大革命」。於是將兩親匪部長革職，解散柬中（共）協會，並聲明將撤回所有駐北平的柬使館人員；同時恢復柬美外交關係，重新接受美援。（註十九）北平駐寮使館，亦因遭受寮政府嚴密監視及華僑唾棄，以致門可羅雀，乃不得不將其僑大使劉春調回。這一期間，北平與東南亞非共國家關係幾已完全凍結。

何以造成此項情勢？這是它輸出戰爭的後果，也是柯錫金上台後和它在此一地區爭奪戰的轉敗為勝。一九五五年二月六日，蘇俄新任部長會議主席柯錫金突然飛經北平轉赴河內訪問，這是出乎毛澤東意外的。因為在黑魯曉夫時代，蘇俄對越南戰爭一直是偏向美國，對甘願替北平輸出戰爭的北越不僅不予援助，並希望美國把戰爭帶到北越與匪區。雖然胡志明由於越戰自美軍介入後，其所需要的科學新武器共匪既愛莫能助，乃不得不同意他轉求於黑魯曉夫下台後的蘇俄。不過共匪認為克宮新主人所堅持的是沒有「黑魯曉

夫的黑魯曉夫主義」，自然不會開罪華府而給予北越的軍援。

等柯錫金接受了胡志明的邀請，共匪仍認為其意圖不過是替美國試探和平。誰知他居然慨允給予河內新武器，並發表支援越共驅逐美軍的聲明，且當他返回莫斯科後，迅即將河內請求援助的新武器經由鐵道運至北平轉運河內。共匪這才瞭解柯錫金對華府試探和平委託的交代，是以蘇俄必需以援助增強其對北越的影響力後方可促成和談，使白宮諒解其軍援北越；再以軍援品全部經由大陸鐵路轉運，使美國空中摧毀補給線，自將延至匪區。同時令北平再無法攻擊「蘇修」與「美帝」沆瀣一氣，置兄弟國遭到「美帝」侵略而不加援手以企圖奪取其對共黨陣營的領導權。（註廿）

共匪在惱怒之下雖將運抵北平的俄援新武器原封退回蘇俄，但又由於不便開罪河內，終於由胡志明出面協調，將所有俄國軍援品由陸海兩路分別運輸，當然蘇俄運輸船隻遭到美方海空攻擊的機會較多。但當一九六六年六月廿九日美國空軍大舉轟炸河內海防時，蘇俄停在海防的運輸船遭到轟炸，雖然莫斯科對美國的譴責和北平河內同樣嚴厲，但由其駐美大使館送給華府的照會，祇輕描淡寫地認為這是不友好的行為，希望下次再不會發生波及友邦船隻的情事。（註廿一）顯示蘇俄一直是軍援北越而抬高其領導，一面又取得華府的諒解而並不影響雙方關係。

他透過對河內的影響力而至寮共，再由斡旋寮國和談而加重其在永珍政府的份量。到印尼「九卅」事件後，在羣衆瘋狂反共反匪行動中蘇俄使領館仍能安然無恙，且始終保持邦交而使關係漸進。緬甸的羣衆反匪暴亂，一般認為是蘇俄仰光使館指使緬共親俄派所策動，由以後蘇俄協助尼溫政府使親匪的緬共武裝陣營分裂，以至其勃固腰馬老巢不守，被「北京」派控制的緬共主席德欽丹吞亦被刺身亡，（註廿二）都顯示匪俄對緬甸的爭奪共匪在第二回合已大受挫敗。

一九六七年四月九日，蘇俄給予包括米格機五架的各項軍援，六月一日，東外長訪問莫斯科返回金邊後，施亞努立即指摘共匪干涉內政，接着採取一連串的反匪措施，（註廿三）這顯然是受到了莫斯科的鼓勵。到施亞努被罷黜後，北平已與金邊新政府斷交，蘇俄則仍然保持外交關係。可見第一階段共匪作為驅美排俄的四個重點國家，至此已全盤皆輸給蘇俄。

七 結語

一九六八年，巴黎和談開鑼，英國宣佈一九七一年前放棄遠東防務。蘇俄乘東南亞國家深感防衛與經濟問題無法解決的機會，施展其貿易與外交攻勢，馬來西亞和星加坡首先和蘇俄建交而擴大貿易。大馬接受蘇俄軍援談判已正在吉隆坡密鑼緊鼓地進行，星洲作其海軍補給站的傳聞，也由俄艦首次停泊成爲事實。印尼即重新接受蘇俄經援，最近又訂立了軍援協定。非俄建交祇是時間問題。泰、寮均與莫斯科訂有航空協定，且蘇俄及其東歐附庸國家都已成爲泰貨的市場，俄援亦將到達仰光。由蘇俄勸金邊政府切勿急於大選，亦可想見雙方關係的親暱。（註廿四）

越南戰爭，站在北平的立場回頭作十年來的檢討：先是促使寮國、越南依賴美國以防阻侵略，繼而有泰、菲等國出兵援越，且以其國土供作援越美軍基地；美國勢力的進入印尼，柬埔寨新政府倒向美國而與西貢、曼谷、永珍結成反共防線，這都是越戰直接間接所促成。自巴黎和談以來，又促使蘇俄勢力在這些國家乘機契入。至於讓它牽着鼻子爲它加工輸出戰爭的北越，也因蘇俄軍經援助的數字日增，使其影響力逐漸升高而有壓倒它的趨勢；縱使美國被迫撤出此一地區，莫斯科以防阻它爲目標的「東南亞防禦組織」勢必隨之出現，這對它，比美國的防堵威脅更大。所以它急於由緩和對美關係而改變印支戰爭的型態，以便向東南亞國家展開笑臉攻勢。

尼溫受邀再訪北平，對馬來西亞近於諂媚的籠絡遷就以建立直接貿易關係，（註廿五）這是它笑臉攻勢的初步收穫。如果大家不會忘記十年前北平向東南亞輸出戰爭之前，便是由籠絡緬甸和印尼開端，而制使蘇卡諾供其利用的手段，又是先掌握印共的領導權，毛共是斷不會放棄各國共黨使它們倒向莫斯科的，因此也不會改變「武鬥」路線。祇由於爲它加工輸出戰爭的河內未能確實遵照毛記的圖樣，以致使美軍參戰，蘇俄介入。他的新策略，不過是使美軍退出，東南亞各國在其「和平共存」、「不干涉內政」的保證下而與它建交，自亦無須蘇俄援助協助，然後它再輸出游擊戰配合統戰與羣衆戰，使各國在孤立無援的內戰形式下被它支援共黨武裝一一奪權。

前車可鑑，有意與北平搭線的東南亞國家當軸，何不同溯十年來和北平

關係最密切的蘇卡諾、施亞努等諸人禍國而移禍鄰邦及其本身的下場，尼溫更是積十年來的經驗，當深知北平笑臉後面的猙獰面目之可怖。

註①一九五八年尼溫以陸軍首腦接管內閣，開始接受美援，並派觀察員參加東約軍事演習。蘇俄又宣佈黑魯曉夫定於一九六〇年二月訪緬。請

參閱 HAROLD C. HINTON "COMMUNIST CHINA IN WORLD POLITICS," BOSTON, 1965.

註②見中國季刊第九期所載「破裂的飯碗」一文。

註③請參閱本刊八卷八期拙作「寮國政府面臨的難題」一文。

註④請參閱東亞季刊二卷四期拙作「中共對中南半島輸出戰爭之研究」一文。

註⑤見劉伯奎著「中緬介務問題」——正中書局出版。

註⑥見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廿日永珍「寮國日報」綜合國獲的寮共文件分析

報導。

註⑦見 D. J. 霍尼博士所著「北越內幕」一書。

註⑧見一九六一年一月三日曼谷「世界日報」。

註⑨見本刊四卷六期黎世芬的「匪俄在東南亞的競爭」一文。

註⑩請參閱本刊八卷九期拙作「柬埔寨局勢的檢討與展望」一文。

註⑪見「越南編年大事記」。

註⑫見浩爾 (D. G. E. HALL) 著黎東方譯「東南亞通史」。

註⑬見一九六二年九月廿八日美聯社聯合國總部電。

註⑭見一九六二年九月廿六日曼谷「世界日報」。

註⑮見 INDONESIA: THE GESTAPU AFFAIR BY ARNOLD C.

BRACKMAN.

註⑯請參閱本刊九卷七期拙作「柬埔寨何以解除共黨套索」一文。

註⑰請參閱本刊八卷十一期拙作「匪俄對東南亞的爭奪」一文。

註⑱見一九六六年七月卅日美國「長島日報」。

註⑲見本所出版之「德欽丹吞末日」一書。

註⑳請參閱本刊上期拙作「尼克森訪匪對東南亞之影響」一文。